

## 知往鉴今

## 赓续红色血脉这抹「红」

□ 夏崇庆

小时候,老不明白,在老家吕河街道,竟有那么多关于红军、地下党和解放军的故事和印迹。

后街梁大爷,只要一喝上几盅,就坐在门前的青石墩上,扯出一条五六尺长的白布,说那是红军赠给他的绑腿。说他曾背过一支红军队伍过吕河。是个冬天,水冰凌凌的刺骨;四爷,指着汉江边的那片河滩,对我说,那年冬天,“贺胡子”的部队,沿汉江而下到吕河口,然后,卷起裤腿,涉水过吕河,在河滩上训话,要求部队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,吕河商会组织商民群众,在河滩摆桌鸣炮欢迎;更不明白,在放学路上,只要有人坏坏地起个头“刘某宝看解放军”,就有学生异口同声地大声叫着“少数”,就有刘家几个学生,抡起书包去扑打……

后来,耳濡目染,渐渐明白。原来,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,曾经生活过战斗过革命的队伍。早在1927年,刘伯承在组织南昌起义时,从四川辗转回南昌,路过旬阳。在小河镇仙姑庙留下“灵爽世凭”的匾牌;1932年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,曾在仙河镇相邻的漫川关活动;1932年,贺龙率领红三军,在旬阳过境7天;徐海东部红25军,红74师曾在旬阳东区转战两年零四个月;1941年正月十五日,借旬阳县城闹元宵之际,国民党枪杀地下共产党员李兆众等5人,进步青年12人,制造了震撼西北地区的“旬阳惨案”。直到1946年李先念的中原突围部队入甸,1948年陈赓领导的西北民主联军解放旬阳。正是因为多路革命队伍,在这里战斗牺牲,与旬阳人民鱼水相依。旬阳,被确定为革命老区县,长征文化园建设片区县。

1932年12月2日,正是陕南旬阳天寒地冻时,一万多名身着灰布单衣面黄肌瘦,但背着枪打着红旗的“逃荒人”,从镇安茅坪,进入旬阳,经两河关,麻坪入安康艾家河。从艾家河、周家河、神滩等三个渡口渡过汉江,后沿江而下至吕河街道。经神河、赤岩至铜钱关。12月8日,简单修葺后,经黄家湾入湖北竹山竹溪。后经平利、镇坪鸡心岭走出安康境入川。这是一支军纪多么严明的队伍。2日,在小岭,几位农民主动用自家的木梯子和木板,为部队搭桥。部队当即给群众赠送大衣、粮食。在麻坪街道,“跑红”的居民回来后,发现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吃了一家一只猪头,在那家屋里留了一张纸条“吃你猪头一个,还你白米三升,老板不要骂”。在吕河河滩,当几位老人跪地迎接时,红军战士急忙趋步向前,扶起他们。在吕河后街岩石洞里,发现了几个躲避的居民。战士们一个个把他们请出来,告诉他们“老乡不要怕,红军为穷人”“红军不拉夫”。5日,在神河,他们食用居民粮食后,都要给钱,还把粮食种子给留下。6日早,红军开拔时,一个大胡子,披着大衣,骑着马的军官,沿街询问“昨天晚上谁家丢东西没?如果丢了,红军给赔偿。”反复问了多遍,队伍才走。87年后的2019年,我陪县老促会长,寻访红三军留下的故事及遗址。在铜钱关穆家沟一柯姓人家,主人讲,当年红三军司令部驻扎在他家,离开时,贺龙给他爷爷赠送一副绑腿;传到他这一代,一节用作背小孩,一节推磨时用作绑石磨眼了。哎!红三军走后,有33名因病、伤战士,留了下来,隐藏在旬阳老乡家里。他们在治疗疗伤同时,发展组建革命队伍,战士赵长江在旬阳北区仁河口,水泉坪一带,组织三四十人,成立“红军游击师”,建立苏维埃政权。把革命的火种撒播在这里,把洪湖的种稻技术传授到这里,把曹军一家里的感人故事演绎在这里;赵长江被叛徒杀害后,当地一农户将他以义子的身份就地安埋,逢年过节,挂清送亮烧纸,寄托哀思,现已成为干部职工和学生群众缅怀烈士的教育基地。

两年后的1935年2月12日,年轻的“童子

军”红25军在程子华徐海东率领下,进入旬阳小河。最小的战士只有13岁,大多数在18岁以下。他们在旬阳东区潘家河、双河等地刷写标语“红军和穷苦人心连心”等,打富济贫,建立鄂豫陕根据地。北上延安后,留下红74师巩固革命成果。部队中有位姓尚的不知名字的军医,医术高明,常用当地的草药,使伤者病者,起死回生。他视群众为亲人,看病分文不取,还用嘴吸出患者身上的脓液。在一次战斗中,他和高班长不幸牺牲在旬阳东区的佛爷庙。当地曹姓等四位农民,冒着被团练杀头的危险,把两位烈士掩埋在碾子沟口。反动势力多次扬言要挖坟毁墓,群众就以红军显灵为借口,吓唬他们。在烈士墓前挂起“红军老祖”的匾额,利用神道来纪念红军的恩德。淳朴的群众叫孩子祭拜红军烈士,把孩子取名叫“红孩儿”,并在多处建起“红军老祖庙”,塑着头戴八角帽,身穿灰军装,脚踏麻草鞋的红军战士坐像,有的还把红军牌位供奉在堂屋正中的神龛里。这无关乎封建迷信,只要谁把老百姓视为亲人,记在心里,老百姓就会把谁举在头顶,敬若神明!红军牺牲的这个乡,原叫“丰积”,1958年更名为“红军公社”,是全国唯一以“红军”命名的乡镇。据载,仅旬阳汉江北区,1935年至1937年,参加红军60人。1935年至1945年,牺牲烈士21人。新中国成立后,旬阳热血男儿参军入伍的,数以千计。93岁的吕河镇花坪村陈老人家送4个儿子、一个孙子、一个外孙和一个曾孙共7人参军报国。

91年过去了,当年在这里行军打仗的先辈们,应已作古。但他们的故事和精神,仍在延续、传播、发扬光大,犹如红色的血脉一样,浸润着我们的基因和灵魂。

15岁的红军娃,为了保住枪支,被乡绅拖12里血路,并残忍地开枪射杀。红军密探程久林被敌人凌迟杀戮,仍不说出部队的机密。地下党员李兆众,被敌人用烧红的火钳子,把胳膊烫烙得吱吱冒烟,拒不供出其他地下党员名单……

红三军在铜钱关铜钱村和穆家沟等地处死劣绅的遗迹还在;徐海东在桐木镇三岔河主持召开军民大会的旧址还在;红74师师长陈先瑞在红军镇上码村临时居所的老房子还在;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示74师“暂时不要动”继续留守陕南的信件手迹还在……

为了挖掘和保存这些珍贵的遗存,旬阳市老促会、档案史志局、延安精神研究会和全市“红军”志愿者们,仍在只争朝夕地抢救性收集保护,并有一次次新的惊喜发现;赵河镇黄家庄石板岭刻着红军五星标志的石皮;关口镇茅坪村叫“八路军”的小地名和烈士墓;桐木镇农户墙上“武装保护秋收”的红三军标语等。小河镇铁厂村在为烈士修建坟墓时,群众自发捐钱,义务投工,一村民把一副油漆棺材捐出来。“旬阳太极城演艺公司”斥资编排“红军老祖的故事”巡回义演。想想年轻的尚医生,为了革命,客死异乡,连个名字都没留下。有笔耄老人,有看似时尚耍酷的小年轻,特别欣慰的是有大波大波的“追星族”中小学生,他们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

老促会长长叹了。他几十年自费几十万元,搜寻购买红军遗物,办红色展览馆。神河镇一曹姓年轻人干部了。他的太爷就是当年掩埋红军尚医生的四人之一。

一刘姓老干部哭了。国民党派遣他爷刘某宝,到神河去探寻解放军数量。他回来故意谎报军情说“解放军,有是有,少数”,国民党信以为真,结果一开战,就被种地的放羊的挑担的经商的解放军,打得抱头鼠窜。原来解放军伪装成普通百姓,并留下了“刘某宝看解放军——少数”的诙谐幽默话。

我,也哭了,除过我是党校教员之外。《红色旬阳》记载“1944年3月,工委书记鲁世恭在吕河发展意志笃为共产党党员”。夏志笃,我的亲四爷。他的后辈中,和我一样,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## 读书时光

“五一”假期整理存书,其中有一套6册的《中国通史演义》,纸张已略微泛黄,整体品相仍很整齐。忽然记起,竟是20年前,我在镇坪县曙坪镇中心学校校长时,从学校图书室借阅,一直没还!努力回想,大约是当年读书人神,一时不舍,后来工作繁忙,渐渐就忘了。离开镇坪18年,工作岗位几经变化,前后多次搬家,这套书却一直都在。

仔细想来,一见好书就入迷,确实由来已久。小学三年级前,就跟着父亲囫圇吞枣读过四大名著、各类评书等一批当时能找到的读物,书中很多字其实并不认识;还有一些小人书和画报则以意会为主。四年级开始,父亲阅读兴趣转向武侠小说,此后很长一个时段,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等人的作品,就一直伴随我的课本装在书包里。好多次,课堂上偷看被老师没收,课后又死皮赖脸去要回来,因为书都是父亲向亲戚朋友借来的,还不上,以后就没得看了。有个数学老师也喜欢武侠,一来二去,我和他形成了默契,在他的课上我看小说就大胆一些,被没收后也总能顺利讨回来。上初中,家乡汉阳镇初级中学图书室里有《人民文学》《延河》《星星诗刊》等纯文艺刊物,每期新到,总会第一时间翻个遍。那种拿到喜欢的新刊以后,浑身毛孔发炸轻微战栗的感觉,让我对阅读上瘾。

这种纯粹的热爱,和日积月累养成的阅读学习习惯,一直滋养着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在镇坪工作的前8年里,我参加自学考试,获得法学本科学历,后来又取得汉语言文学本科

## 往事并不如烟

前些日子,郝玉琦先生让我将通信地址发给他,说要邮寄一点资料给我。翌日他又打电话来,说用手机寄走,让我注意查收,多提宝贵意见。握上手机键,思绪万千,勾起我对30多年前那段往事的回忆。

1990年的夏天,我去陕西省团校参加考试。当时我在旬阳县小河区担任青年干部3年,因工作成绩优异,被评为全省优秀团干部,并被推荐报考省团校深造。记得语文科目考试那天,我没打草稿,一口气写完作文,正准备交卷,发现身后站着几位老师,在那里颌首微笑。后来得知,站在我身后察看的老师当中就有郝玉琦校长。

当年9月,我顺利到省团校报名。当我在学校体育场、青园、图书馆闲转,坐在草坪沐浴秋阳时,郝校长碰巧向我走来,边走边微笑着说:“欢迎你!赵攀强同学。”并热情地伸出一双厚实的手来,我急忙站起身来与之握手,一股暖流涌进心田。没想到仅仅考试的一面之缘,他就记住了我,一口叫出我的名字,都说不凡之人总有不凡的记性啊!

人有旦夕祸福。入校一周,我在篮球场上打球,不意被人撞倒,伤势严重。郝校长急忙安排车辆送到省人民医院救治。经过医生会诊,确诊为脾脏破裂,体内大出血,必须马上手术。脾脏切除是大手术,中午我被抬进手术室,整整6个多小时,才被抬出来,之后又在重症监护室观察3天方苏醒。

疾病的打击,使我身体疼痛,心情异常沉重。多亏郝校长精心安排,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轮流来到医院看护、陪伴和心理疏导,身体逐渐恢复,顺利出院。

我家住在遥远秦巴深山的吕河,家中只有老母仍卧病在床,经济状况非常拮据。郝校长得知情况后,立即决定免除我的学费,还让学校食堂为我单设了病灶。他在班主任夏世洪老师的陪同下来到我的宿舍,让同学们好好照顾

## 阅读滋养着我的人生

□ 叶飞

学历。当初一起报考的学友共18人,只有我最后坚持了下来。那些枯燥的法学教材,跟着我在一个又一个山村学校辗转,陪伴了那些年的严寒酷暑和漫漫长夜,抚慰着那段身在异乡的孤寂时光。虽然做律师的初衷没实现,但8年的苦读,却是我此生获得精神独立的重要阶段。2004年,通过公开选拔从曙坪中心校转到县委宣传部,又是短时间高强度的大量阅读,帮助我迅速转型,很快成长为全市宣传战线骨干,也间接促成我回归家乡照看老人愿望的实现。再后来,到《当代陕西》做记者、当编辑,在紫阳县委办公室负责政务,回宣传部统筹领导宣传工作,以及受命创建县电商办探索山区电商之路,直至近年主攻实操镇域经济社会发展,一路走来,读书无数,或许过程中功利性更强,但也乐在其中。

人世渐深,开始慢慢悟到无字书有时更胜有字之书。我一直不擅饮酒,因身体原因还戒了烟。这让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倍感纠结也饱尝失落,作为担任一点职务的体制中人,这被普遍认为是不合群、没前途的表现。带着这个心结,我很认真地阅读了众多古今典籍,近至各种成功学,远至各类佛经道经。当看到《资治通鉴》讲述的1300多年历史中,16个王朝兴衰成败,无数风流人物次第登场,荣枯进退,是非功过,爱憎亲疏,世情冷暖,如烟去,如烟去,渐渐开始释然。特别是中年过后,回顾半生经历,逐渐认识到,人生天地间,短短几十年,其实与草木一秋并无不同,期间意义,全靠自己去赋予。干自己想干也能干的事,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

□ 赵攀强

我要财政负担等诸多原因,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继续深造的愿望落空。无奈,我又回到阔别两年的老地方,拾起曾经的人生岁月负重前行。9月开学季,郝院长路过小河,给我打电话,我急忙赶到小河车站谒见老院长,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回到家乡的遭遇。郝院长感到非常惋惜,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人生要经得起风雨,是金子,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会发光。”说罢,与我握手告别。看着郝院长一行远去的身影,我禁不住热泪盈眶。世上最宝贵的是金子,但比金子更宝贵的就是人生遇见知己、贵人和恩人。

8年之后,郝院长再次来到旬阳看望学生。那时我已辗转在旬阳报社、县委宣传部和组织部工作。人生的每个阶段总能遇见关心的贵人和恩人。见到老院长,我向他又一次详细汇报了自己的不幸中的有幸。他总是微笑,点头,鼓励,不时进行互动交流,每一句话都情真意切,温暖人心。

前不久,郝院长在同学群里瞥见拙作后,在群里写道:“向省团校90级青管班的赵攀强等学生作家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师生友情的敬礼!祝你们继续攀登,创省团校的奇迹!”作为老院长,郝玉琦先生对每位学生的关爱,胜似父母,他时刻关注着每位学生的成长,即便是取得一点小小的业绩,他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,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关怀。每次与老院长接触、交流,都会令人深受鼓舞、信心百倍!

老院长郝玉琦是我人生的指路明灯,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,他总会给予我们光明与温暖。他更是我的人生导师,是我人生的偶像和榜样,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总是在背后默默地给我们支招,春风化雨,排忧解难!他更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,犹如巍峨的秦巴山岭,矗立在我们每一名学员学生的心间!我深深地为他祝福,愿他青春永驻,永远健康!

1992年7月下旬,我回到家乡,因学费需

## 陌上青青春意浓

□ 卢慧君

记得有年春雨过后,和村里伙伴去南山坡挖地耳。地耳没挖着,返回时,看见一块豌豆地里的豌豆荚结得密密麻麻,一群贪吃的孩子兴奋得忘乎所以,跑到地里摘豌豆荚。刚下地,还没摘两个,就听远处传来一声大喝:“谁在摘豌豆荚?”抬头循声一看,一中年男子正向我们飞快跑来,吓得我们拔腿四散而逃。我人小,更是吓得魂飞魄散,生怕被那人抓去暴打一顿。我一路飞奔,遇到高坎,也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,鞋和篮子里的一点地耳跑掉了也没敢去查,直到后面没人追赶了才停下来,原路返回去找鞋子。

喜欢田间陌陌纵横的小路,喜欢爬满小路上的各种小草及盛开的小花,茅草、车前草、棒棒草、蒲公英……它们是那群顽强,只要有一点点阳光和水分,就能破土而出,蓬勃生长,即使卑微,不被人关注,春暖的时候依然如牡丹一样盛开。要是早春,把它们采摘下来,就是饭桌上深受欢迎的美味。

如果细心点,就会发现草丛里格外热闹,永远都是忙着搬运食物的蚂蚁,来来回回不知忙着什么的甲壳虫,背着房屋去运行不急不慌的蜗牛……

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。田野里,有了农人忙碌的身影。犁田耙地,深耕细翻,点一块玉米,

生才是最大的自在。

人生如道场,读书做事都是修行过程,或浅或深,或正或奇,其间际遇各有不同。记得30多年前,还在上初中时的一个暑假,我独自回老家陪伴奶奶。那时爷爷刚去世,奶奶很孤独,却不愿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宅。有一天下午,我在院子里一张躺椅上静静读一部书,四周万籁俱寂,一时心神沉醉,清风拂过,身边落叶坠地轻响,如同暮鼓晨钟敲在心上,书中情与眼前景完全融合。那一瞬间,强烈感受到屋中这个清瘦老人与我的血脉联系,如同有型之质。一刹那的感觉,至今记忆犹新。我后来放弃镇坪10年打下的事业基础,千方百计调回故里紫阳工作,乃至再后来放弃省城发展的机会,再次回归紫阳,奶奶和父母在,是最重要的因由。那个遥远下午的阅读体验,间接影响了我至今的人生道路。

我的孩子从幼儿园起,我们就有意识培养她的读书兴趣,尽一切可能为她创造阅读条件。因为我相信,从读书中获得的人生体验,一定会成为她一生成长的养料。最近几天,孩子正在读一部作家周瑄璞女士送我的读书札记《已过万重山》。2020年,周瑄璞老师随省作协采风团来紫阳包联村与我相识,回西安后托人带给我这部签名赠书,书名还挺符合我当下心境。等时间允许了,我要带着孩子回到镇坪,回到曙坪,回到那个我借书20年还没还的学校,当着她的面,把那套书还回去。顺便也去找一找,看是否能遇见那个20年前的自己。如果她愿意听,我会选一个阳光明媚且安静的下午,和她聊一聊自己这些年的读书经历。

## 世相漫笔

## 一架蔷薇半城香

□ 陈祖金

都说人间最美四月天,小城安康最美在初夏。比起二月的乍暖还寒,三月的淫雨霏霏,初夏时节的安康明媚烂漫,最是有趣。

看过初春的桃红柳绿,方觉初夏蔷薇繁盛。她独守一方小院,一篱圈篱,静静开放,一不小心就开成荼蘼,也就是三两个日头的工夫,青翠的花枝便爬满了小院、围墙和整个篱笆。它柔美缱绻,天真烂漫,攀缘在篱笆之上,缠缠绵绵,上百朵簇在一处,看上去如霞似锦。

蔷薇之美,最是多彩。姹黄、赭粉、殷红,一幅色彩瑰丽的蔷薇花图。特别是在阳光下看蔷薇,总觉得明媚耀眼,那满满一丛,粉色的、红色的、粉红色的花儿,重重叠叠,就这样,安静地在围墙上吐露芬芳。一方小院,一架蔷薇,花叶扶疏,红绿相映。若再配上一把摇椅,一本闲书,一壶清茶,在四月,这是最好的生活。

读了很多写蔷薇的诗,至今还是喜欢唐代诗人高骈的《山亭夏日》:绿树阴浓夏日长,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绿树阴浓,楼台倒影,池塘水波,满架蔷薇,花儿开得那样自信和肆意,千娇百媚,摇曳多姿。美不胜收。淡淡的清香流泻在幽深的巷陌庭院里,看似招摇,但它骨子里却藏着的一直都是寂寞的悠远和静美。

作为喜闻乐见的一种花,蔷薇在山城安康的存在感很强。但要说最近走红的一处所在,当属汉宁宫外的网红蔷薇。那一架蔷薇如瀑布般从半空中倾泻而下,覆盖了整面围墙,柔韧的枝条沿围墙蔓延百米之余,枝头万朵花开,花帘似

的密密匝匝地垂下,四五朵一簇,一朵挨着一朵,层层叠叠,粉若云霞,妖妖妩媚。风吹过,满墙的蔷薇在风中摇曳生姿,花开肆意,惊艳四方,芳香满城。蝴蝶在盛开的花蕊不停忙碌着,好似一场蝶与花的痴恋。路过的俊男靓女自然不会错过这绝美的风景,只要靠近花丛,笑靥便如这花儿一般绽放,发个抖音,瞬间便火遍了整个朋友圈儿。

我路过那面花墙时,恰逢雨过天晴。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,雨后蔷薇,分外柔美,恰如唐代诗人杜牧笔下般传神:朵朵精神叶叶柔,雨晴香拂醉人头。石家锦幃依然在,闲倚狂风夜不收。那承了雨露的蔷薇垂垂自红,婀娜多姿,明洁柔软,娇羞低垂,沉静慵倦,自有一份矜持的妙处。

若有微风吹过,满墙的蔷薇花瓣便开始飘散,粉红的、轻盈的花朵,从繁茂的枝头挣脱出来,飞得浩浩荡荡,寂静无声,谁说落花不能出它的美呢?那是一种静穆又浩大的美,更像个浪漫而盛大的节日。

其实,人生当也洒脱如这些花朵,在最美的时光里尽情绽放一季繁华,在花落枝头的时候,也要优雅地跳一支舞,然后交付给孕育自己的自然,一句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实实在在地了人生智慧。花迟早都是要落的,何必太过早恋。既然暮春留不住,那就期待下一次的相聚吧,相信每个季节都有值得铭记的风景!

一架蔷薇,满城花香,花快要落尽的时候,果实也就开始了生长。街巷绿荫如盖,另一种形式的美,已经在这座城市酝酿。